燕寢考

燕寢考序

自鄭君以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注禮而後儒紛然辨難莫得其意然鄉飲酒記之薦出自左房鄉射記之出自東房此行於庠序不得据以難鄭也聘禮賓退負右房而立賈疏以爲正客館按上文有司入陳注云入賓所館之廟及廟門注云大夫行舍於大夫廟下文公館賓賓辟注云君在廟門正與記卿館于大夫語合賈蓋曲爲之說且何以處少牢饋食禮有司徹二篇之屢言東房也或謂東房西室鄭專論寢然公食大夫

禮宰夫筵出自東房鄭注天子諸侯有左右房此非明
對大夫士之廟而言乎或謂士喪禮遷于祖正柩于兩
閒注云象鄉戶牖也戶牖閒得與楹閒相向其室必正
中似鄭君亦以士廟爲有左右房彼公食大夫禮注特
偶失檢耳按特牲饋食禮豆籩鉶在東房注云東房房
中之東東夾北鄭蓋以士廟不當有東房故以房中之
東解之然則東房西室鄭意固兼廟寢也明甚且如或
說以東房西室專屬之寢亦有可疑者昭四年左氏傳
使寘饋于个而退注个東西廂東西廂爲左右房之制

昭子之寢既有東西廂則非東房西室可知夫三禮爲
鄭學體大物博非可輕議顧考之於經而不合當別求
其故是惟好學深思者能心知其意耳績溪胡竹村農
部湛深經術尤篤于禮嘗謂鄭君之說當有所受必非
意造讀斯干詩箋乃悟東房西室專爲燕寢之制鄭君
注禮時槩諸宗廟正寢係傳聞之誤當以詩箋爲正又
參之內則玉藻士昏禮襄二十五年左氏傳尙書大傳
而知自諸侯以下其燕寢皆東房西室東房西室之制
室則東向開戶以達于房房則南向開戶以達于堂由

堂入房由房入室而室之南無戶證之經傳皆合作燕寢考二卷於是東房西室之說明而注疏以下及後儒所論之是非亦各見農部爲歙儒淩次仲教授入室弟子教授著禮經釋例爲禮家斗杓農部又以賈君淺畧別撰儀禮疏猶未脫稾然其好學深思能通古人之意於此可見一斑矣歲己亥秋晤君武林傾蓋如故訂忘年交癸卯夏以學海堂刻本燕寢考篇袟錯亂郵眎原稾屬爲校訂錢雪枝通守爲編入指海中甲辰冬復貽書屬序文虎學識荒陋無以證成君義於其刊竣謹揭

君著書大旨于簡端云道光二十五年歲次乙巳日在
南斗南滙張文虎識

燕寢考序目

古者寢室之制有正寢有燕寢自天子至士皆然前人說宮室者詳於正寢而燕寢恒略乃不自揣廣蒐羣經旁徵衆說兼及廟寢庶人寢制爲燕寢考三卷績溪胡培翬

燕寢考卷首

東房西室疑問

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說始鄭氏而孔賈疏義成之宋以後學者多決其非如陳氏禮書李氏儀禮釋宮敖氏儀禮集說萬氏儀禮商江氏釋宮增注駁正舊說皆致確無以易矣培翬按鄭君注禮時以人君左右房釋正寢見儀禮大射儀公食大夫禮禮記禮器喪大記注疑出傳聞之誤未及審定其實東房西室是燕寢之制鄭詩箋已明言之當以此為定說鄭先注禮而後箋詩故往往不同要之箋詩多為定論斯干案室

百堵西南其戶箋云此築室者謂築燕寢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又云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今由其說申之蓋鄭義以天子正寢如明堂爲五室之制燕寢爲左右房之制 詩君子陽陽疏云斯干箋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天子路寢有五室無左右房矣又云天子小寢如諸侯之路寢故得有左右房按鄭以宗廟路寢明堂三者同制與顧命覲禮不合據斯干疏引鄭志申之謂周公攝政制禮以洛邑爲正都明堂廟寢皆爲天子制度其西都宗廟路寢仍先王制不復改作至宣王承厲王之亂宮室毀壞乃更修造西都廟寢亦爲天子制度如明堂其說甚確洛誥王入大室祼是即廟寢與明堂同制之證 諸侯以下之正寢亦爲左右

可知也燕寢之制疑諸侯以下皆無夾室左傳寘饋於个而退杜注个東西箱此正寢之制蓋是時叔孫疾病居正寢故也尙書大傳古者后夫人將侍於君前按此傳專爲諸侯之制后是連文觀下單言夫人及言君可證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雞鳴太師奏雞鳴於階下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也據此文至於房中然後入御於君是房與室有戶以相通而入室必由於房汪士鐸謹案呂氏春秋仲冬謹房室必重閉月令同閉而日重則由房之戶以入室之戶明甚列女傳適房中脫朝服衣褻服然後進御於君云云與書傳同是入室必由房也諸侯之燕寢亦與大夫士同也周禮女御掌御敘於王之燕寢是知夫人入御在君之燕寢也漢書鼂錯傳言居民之

決家有一堂二內按古者宮室之制外爲堂內爲房室正寢則左右房與室而爲三燕寢則一房一室而爲二故云二內此亦可證東房西室之制至漢猶有存者鄭氏之說終有所受必非憑臆釋經特其注禮時以解正寢尚是未定之論未及追改正寢大夫士亦有左右房詩箋又爲孔正義所晦鄭箋詩明以一房者爲燕寢之制孔氏穎達乃援引士喪禮之言正寢及鄉飲酒義之言庠制者亂之致鄭義不明爲諸儒所訾故後人徒知其非而不知其是於鄭氏箋詩明言一房爲燕寢者亦忽不加察以致燕寢之制千餘年而不明可悼也或疑士昏禮成昏爲燕寢

之制經無明文按士喪禮士死於適室而記云適寢適寢正寢也記又云朔月若薦新則不饋於下室下室燕寢也是士有正寢燕寢矣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喪服傳云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則是父子異宮各有燕寢矣父子異宮者謂異燕寢其正寢則同鄭注士昏禮陳三鼎於寢門外云寢壻之室也又注禮記昏義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云降者各還其燕寢疏云舅姑還舅姑之燕寢婦還婦之燕寢婦見及饋饗於適寢按於適寢止言婦見及饋饗則成昏在燕寢明矣既夕記云士處適

寢又云有疾疾者齊注云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禮記檀弓云君子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于內注云內正寢之中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外寢正寢也穀梁傳云公薨於路寢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大戴禮盛德篇云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古者自天子以至於士常居皆在燕寢唯齊及疾乃居於正寢鄉黨所云齊居必遷坐者以此論語孔注云易常處也此古義不可易蓋常處在燕寢至齊乃遷居於正寢故云易常處鄉黨圖考謂孔子齊必遷坐平時坐於奧齊將祭似有不敢居尊位之意似向未的非齊非疾不居正寢則斷不以枕席相

運之禮行之於正寢中又明矣

此篇是初爲燕寢考時撮其大略以請正於山陽汪文端師高郵王文簡師蒙皆許可爰錄存焉培翬并識

燕寢考卷上

績溪胡培翬竹邨

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燕寢后夫人大夫士之妻亦皆有寢考

周禮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注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春秋書魯莊公薨於路寢僖公薨於小寢是則人君非一寢明矣疏天子六寢則諸侯當三寢亦路寢一燕寢一側室一內則所云者是也

按天子六寢路寢一小寢五路寢則正寢小寢則燕

寢也正寢之一天子至士所同不殊惟燕寢有隆殺耳

天子燕寢五則諸侯當有三疏謂燕寢一側室二

非詳後

天官序官寺人王之正內五人注正內路寢疏謂后之路寢耳若王之路寢不得稱內以后宮故以內言之故先鄭下注后六宮前一後五前一則路寢

內宰以陰禮教六宮注鄭司農云六宮後五前一元謂六宮謂后也婦人稱寢曰宮宮隱蔽之言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疏天子謂之六寢宮人所

云者是也后亦象王立宮亦後五前一在王六寢之後
爲之南北相當耳
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注北宮后之六宮謂之
北宮者繫於王言之
內小臣疏言北宮者對王六寢在南以后六宮在北故
云北宮也
女史逆內宮疏言內宮亦對王之六寢爲內宮
禮記昏義古者天子后立六宮注天子六寢而六宮在
後疏云六宮在後者后之六宮在王之六寢之後亦大

寢一小寢五

曲禮疏案周禮王有六寢一是正寢餘五寢在後通名燕寢其一在東北王春居之一在西北王冬居之一在西南王秋居之一在東南王夏居之一在中央六月居之凡后妃以下更以次序而上御王於五寢之中也

按孔氏釋燕寢以爲一在中央而四居四隅考月令天子所居每月各異其方此五寢皆王燕處之地當亦隨時而異孔義蓋有所傳陳氏禮書本此謂后之六宮亦正宮在前五宮在後其制如王之五寢據內

宰貴疏謂后不專居一宮陳說或然今從之

內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于王注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從后唯其所燕息焉

女御掌御敘于王之燕寢注于王之燕寢則王不就后宮息也

按王六寢其一爲正寢治事之處而所居恒在於燕寢后夫人以下分居六宮其有當御者則就於王之

燕寢此古者王后居宮寢之制也

考工記匠人內有九室九嬪居之注內路寢之裏也疏按內宰王有六宮九嬪已下分居之若然不得復分居九室矣此九嬪之九室與九卿九室相對而言之九卿九室是治事之處則九嬪九室亦是治事之處故與六宮不同

按據左傳諸侯夫人有內宮之朝則后正宮之前當亦有朝故昏義云后聽內治九卿之九室在正朝之左右本賈疏則九嬪之九室當亦在后朝之左右也

春秋僖公三十有三年經公薨於小寢注小寢內寢也

左傳薨於小寢卽安也注小寢夫人寢也

按此小寢當爲君之燕寢杜氏以爲夫人寢非也玉藻君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注小寢燕寢是燕寢對路寢爲小寢明矣穀梁傳曰小寢非正也范注云非路寢可證

定公十有五年經公薨於高寢注高寢宮名不於露（露與路通）寢失其所

公羊傳莊公三十有二年公薨於路寢路寢者何正寢

也（注）公之正寢也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母妻從夫寢夫人居小寢

按何氏之說與禮不合未足爲據孔穎達禮記正義已辨之見後

禮記文王世子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注）下室燕寢

內則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注）外寢君燕寢也（疏）燕寢當

在內而云外寢者對側室而爲外耳側室在旁處內故
謂燕寢爲外寢也
按燕寢當對夫人內寢爲外寢不對側室爲外疏說
非是
公庶子生就側室
按孔氏正義云宮室之制前有路寢次有君燕寢次
夫人正寢又云側室次燕寢在燕寢之旁是側室亦
燕寢也天子燕寢有五則諸侯當有三是其差等對
路寢言均謂之燕寢對燕寢之在中者言則在旁者

又謂之側室（側旁也以在旁故名）諸侯左右兩旁皆有側室大
夫則側室止一是又其差也

喪大記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
命則死於下室遷尸於寢士之妻皆死於寢注君謂之
路寢大夫謂之適寢士或謂之適室內子卿之妻也下
室其燕處也疏諸侯三寢一正者曰路寢二曰小寢卒
歸於正故在路寢也夫人亦有三寢一正二小亦卒正
者也案莊公三十二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諸侯皆
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孫從王父之寢

案周禮掌王之六寢之脩何休云天子三寢與周禮違不可用

按諸侯路寢一　小寢三夫人亦正寢一　小寢三孔疏謂諸侯夫人三寢兼正寢言之非是詳後

左傳成公十八年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注內宮夫人宮疏於夫人之宮有朝羣妾之處故云內宮之朝

按內宮卽夫人正寢詩碩人毛傳云夫人聽內事於正寢是夫人有聽事之朝也

公羊傳僖公二十年西宮災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注西宮者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禮諸侯娶三國女以楚女居西宮知二國女於小寢內各有一宮也故云爾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

穀梁傳桓公十四年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疏禮王后六宮諸侯夫人三宮也

祭義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

子羅室[注]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疏]諸侯之夫人半王后故三宮世婦之吉者亦諸侯世婦

按諸侯夫人止一 此所卜者爲世婦故下云世婦卒蠶諸侯世婦分處三宮而云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以三宮統於夫人故繫夫人言之鄭注謂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亦大較之辭其實三宮謂夫人小寢三不兼正宮在內蓋正寢自天子以至於士皆止於一無所增也燕寢天子則五諸侯則三所以昭隆殺示等差也王后小寢有五則諸侯夫人小寢當有

三亦降殺以兩也孔頴達謂諸侯三寢路寢一小寢
二賈公彥謂三寢路寢一燕寢一側室一考之內則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注疏解此經爲大夫之制
謂夫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在燕
寢之旁是大夫有燕寢有側室矣旣夕記朔月若薦
新則不饋于下室賈疏以下室爲燕寢則士有燕寢
矣內則云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庶人
無側室則士得有側室矣若諸侯小寢二與大夫士
同爲燕寢一側室一不幾上下亡等乎然諸侯小寢

三大夫以次差之當小寢一而得有側室者以側室是生子及月辰所居故大夫士亦得立之何休云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陳氏禮書因之謂諸侯小寢二而東西建焉春夏居東寢秋冬居西寢其說無所據順時易居惟王者則然諸侯不聞有此唯江氏鄉黨圖考所載諸侯宮寢圖前列君路寢次君小寢三次夫人正寢次夫人小寢三爲得其制江圖又於夫人寢旁列世婦及諸嬪御所居寢恐非據內宰注天子三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則諸侯世

婦以下亦分居夫人宮也曲禮下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

又按諸侯小寢雖三而所居常在中之燕寢其在旁側室則夫人及妾生子月辰居焉內則注云凡子生皆就側室孔疏云內寢是君之常居之處夫人不可於此寢生子故知亦在側室也又生子不於正寢者以其尊不於夫人小寢者以世婦以下分居焉故也

又按左傳魯有楚宮晉有固宮皆是隨意所欲為之不在燕寢之數魯之高寢當亦似此

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注】側室謂夫之室案注夫字

今本誤作夾依宋本及通典改正古無訓側爲夾者據正義亦作夫爲是 次燕寢也疏夫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在燕寢之旁故謂之側室妻旣居側室則妾亦當然也故春秋傳云趙有側室曰穿是妾之子也生子不於夫正室及妻之燕寢必於側室者以正室燕寢尊故也

按正義以此節爲明大夫以下之法是大夫有側室矣蓋諸侯燕寢三而左右在旁者謂之側室大夫則燕寢一而復於其旁立側室以爲妻生子月辰所居諸侯之側室有二大夫則側室止一是亦其差也

又按春秋傳側室是對適子爲正室言非以居側室得名蓋以妻生子亦居側室故也正義殊牽混

妻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澣夙齊見於內寢注內寢適妻寢也疏知內寢適妻寢者以其稱內故知是適妻寢也凡宮室之制前有路寢次有君燕寢次夫人正寢卿大夫以下前有適室次有燕寢次有適妻之寢

檀弓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

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有殯聞遠兄

弟之喪哭於側室無側室哭於門內之右疏此哭於門
內之右謂庶人無側室者
按疏以無側室爲庶人則上所云蓋士制也
儀禮既夕記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注下室如今
之內堂正寢聽朝事疏下室如今之內堂者下室既爲
燕寢故鄭舉漢法內堂況之云正寢聽朝事者天子諸
侯路寢以聽政燕寢以燕息按玉藻云朝元端夕深衣
鄭注云謂大夫士也則聽私朝亦在正寢也
按士喪禮經曰士死于適室記云士處適寢適室與

適寢同謂正寢也士有私臣故鄭云正寢聽朝事是
士亦有朝矣此下室爲燕寢是士有燕寢矣內則云
庶人無側室則士得有側室與大夫同矣喪大記云
內子未命死于下室注云下室其燕處則大夫之妻
有正寢燕寢矣檀弓云父在哭於妻之室則士之妻
別有室矣喪大記云士之妻皆死於寢孔穎達謂士
與妻各死其正室賈公彥謂妻與夫同處卒皆於夫
之正寢禮記疏引熊氏說同據旣夕記云其母之喪則內御者
浴不別言卒所則皆于士之正寢可知以此考之似

士妻唯有一室不必別有正室也陳氏禮書謂卿大夫士之妻皆有二寢說無所據

又按正寢天子諸侯謂之路寢亦曰大寢大夫謂之適寢士或謂之適室燕寢天子諸侯謂之小寢諸侯又謂之少寢見左傳又謂之外寢見內則又謂之下室又謂之側室大夫士亦曰下室曰側室自其宴息之義謂之寢指其所居之處謂之室釋名云寢寢也室實也

父子異宮考

禮記內則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注異宮崇敬也

儀禮喪服傳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疏案內則云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命之士父子同宮縱同宮亦有隔别亦爲四方之宮也

士昏禮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外注寢壻之室也疏命士以上之父子異宮自然别有寢若不命之士父子同宮雖大院同居其中亦隔别各有門戶故經總云寢門外也

左傳隱公三年衞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

注得臣齊太子也太子不敢居上位故常處東宮疏四時東爲春萬物生長在東西爲秋萬物成就在西以此君在西宮太子常處東宮也或可據易象西北爲乾乾爲君父故君在西東方震震爲長男故太子在東也

按宮室之制前有正寢次有燕寢次夫人正寢及燕寢皆南北相直爲之子所居當在其旁故云東宮又或子衆多則各立一宮故有東西列者有南北列者儀禮所謂東宮西宮南宮北宮是也太子是長子故

處於東宮非以對君在西宮而名東宮也疏韋合易義近鑿

公羊傳莊公元年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注羣公子之舍謂女公子也

禮記曲禮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注女子有宮者亦謂由命士以上也春秋傳曰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疏女子已許嫁則有宮門列爲成人引公羊傳證女子有別宮也

喪服小記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疏此謂不命

之士父子同宮者也若異宮則禫之

雜記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注言若同宮則是昆弟謂異宮也古者昆弟異居同財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有父母之喪當在殯宮而在異宮者疾病或歸者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注宮中子與父同宮者也禮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

婦見諸父各就其寢疏諸父謂夫之伯叔也

按詩云東宮之妹禮記文王世子云雞初鳴而衣服

至於寢門外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則自天子至於命士皆父子異宮矣曲禮云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公羊傳云羣公子之舍則女子亦別宮矣鄭氏云古者昆弟異居同財雜記云婦見諸父各就其寢則昆弟亦各異宮矣賈氏謂不命之士父子同宮雖大院同居其中亦隔別各有門戶於理宜然蓋宮者為牆垣以周乎其外隱蔽之意異宮則異門故云不入其門又云至於寢門外若同宮者父子不可同居一室故亦必隔別各有居處但其外共

者以其十五成童是以鄭注喪服亦云子幼謂年十五
已下則不隨母嫁故知十五以後乃異宮也
按曲禮云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是許嫁
乃有別宮女子十五許嫁故鄭準此爲說也
天子諸侯大夫士常居皆在燕寢惟齋及疾乃居

正寢考

大戴禮盛德篇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齋不居其室
周禮宮人注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朝退適
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

寢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焉

穀梁傳莊公三十二年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儀禮士喪禮死于適室注適室正寢之室也疾者齊故於正寢焉疏按喪大記云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于下室遷尸於寢士之妻皆死于寢鄭注云言死者必於正處也若非正寢則失其所是以僖公薨于小寢左氏傳云即安也是譏不得其正

亦垣牆耳

又按父子異宮者謂異燕寢耳其正寢則同檀弓云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又云父在哭於妻之室孔正義云適室正寢也此夫若父在則適室由父故但於妻室之前哭之是子與父共一正寢之證蓋燕寢各異者所以崇敬遠別正寢則一者以正寢所以行禮治事而家之事主於父故也

〔士昏禮〕壻乘其車先俟於門外〔注〕門外壻家大門外〔疏〕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故解爲壻家大門外若不命之士

父子同宮則大門父之大門外也

按父子異宮者唯寢門異其大門則同蓋父子雖各有寢各爲一宮而其外當復有總宮以環之共一大門自大門而入乃有正寢有燕寢又各爲異宮也鄭解爲壻家大門外者對婦家而言非謂壻別有大門也疏妄生分別非是

夙興婦沐浴纚笄宵衣以俟見注俟待也待見於舅姑寢門之外古者命士以上年十五父子異宮疏案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云年限今鄭知十五爲限

既夕記士處適寢注將有疾乃寢於適室疏若不疾則在燕寢將有疾方寢臥於適室

有疾疾者齊注正情性也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疏按鄉黨孔子齊居必遷坐又祭義云致齊於內散齊於外皆在適寢但散齊得鄉外故云於外耳是其齋居適寢也

禮記檀弓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注內正寢之中疏此外謂中門外也禮斬

喪及期喪皆中門外爲廬堊室是有喪夜居中門外注恐內是燕寢故云正寢之中必知正寢者以致齊在正寢疾則容或在內寢若危篤亦在正寢此齊在內繫統云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對夫人之寢爲外內耳

按此經外內以中門外對正寢言之蓋大故居中門外致齊與疾居正寢若常居則在燕寢也

玉藻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

按此外寢卽正寢對燕寢爲外寢也

祭統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疏外謂君之路寢內謂夫人正寢是致齊並皆於正寢其實散齊亦然

詩采蘩箋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去自廟反其燕寢疏燕寢夫人常居之處

燕寢考卷上終

燕寢考卷下

燕寢房室戶牖堂階考

詩君子陽陽傳國君有房中之樂疏斯干箋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天子路寢有五室無左右房矣言路寢房中可用男子者此路寢之樂謂路寢之下小寢之內作之非於正寢作樂也天子小寢如諸侯之路寢故得有左右房

斯干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箋云此築室者謂築燕寢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

又云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疏言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者以天子之燕寢即諸侯之路寢禮諸侯之制也有夾室又士喪禮小斂婦人髽於室而喪大記諸侯之禮云小斂婦人髽帶麻於房中以士喪男子括髮在房婦人髽於室無西房故也士喪禮婦人髽於室在男子之西則諸侯之禮婦人髽於房亦在男子之西是有西房矣有西房自然有東房是諸侯路寢有左右房也天子路寢旣制如明堂自然燕寢之制當如諸侯路寢故知天子之燕寢有左右

房也旣有左右則室當在中故西其戸者異於一房之室戸也大夫以下無西房唯有一東房故室戸偏東與房相近此戸正中比之爲西其戸矣知大夫以下止一房者以鄉飮酒義云尊於房戸之間賓主共之由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戸之間爲中也但大夫禮直言房不言東西明是房無所對故也又解南其戸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戸是燕寢之室獨一南戸耳故言南其戸也

按鄭義以天子路寢如明堂爲五室之制燕寢爲左

右房之制但唯云天子燕寢有左右房則諸侯以下之燕寢止一房明矣箋云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者謂一房之制房在東室在西室則東向開戶以達於房房則南向開戶以達於堂由堂入房由房入室而室之南無戶說詳後此左右房者之室在中南向開戶以達於堂而房與室無戶以相通較之一房者之室東其戶者爲在南而稍西故云西南其戶箋又言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者解天子燕寢之室戶與路寢異宗廟路寢明

堂同制别有考一篇茲不具說是箋說燕寢最爲明晰與內則士昏禮合孔正義不達其旨乃援引士喪禮之言正寢者以亂之謂大夫以下無西房唯有一東房不分別正寢燕寢故後儒起而攻之不遺餘力不知正寢之制爲左右房諸侯至士所不殊燕寢之制唯天子有左右房諸侯以下東房西室見後鄭箋已明言之孔何不爲申及乎

又按鄭此箋明以一房者爲燕寢之制而注禮釋正寢亦每云天子諸侯左右房者葢鄭先注禮而後箋

詩故往往不同要之箋詩爲定說而注禮尙涉牽混也

禮記內則大夫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注閣以板爲之庋食物也達夾室大夫言於閣與天子同處天子二五倍諸侯也疏崔氏云宮室之制中央爲正室正室左右爲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按堂上之牆謂之序夾室在堂序之東西不在房之東西釋名云夾室在堂兩頭故曰夾可爲確證揚氏復儀禮圖列夾室於東房之東西房之西蓋襲崔說致誤別有夾室考一篇詳之天子尊庖廚遠故左夾室五閣右夾室

五閣諸侯卑庖廚宜稍近故於房中減殺於天子唯在一房之中而五閣也大夫既卑無嫌故亦於夾室而閣三也士卑不得作閣但於室中爲土坫庋食也

按婺源江氏謂此經爲燕寢之制其說甚確江氏儀禮釋宮增注云按左右達天子於此置閣以庋食物則燕寢有夾與箱矣此數語見釋宮增注單行本爲黨圖考所載無之據玉藻云諸侯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下鄭云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是諸侯每日常食在燕寢也諸侯退食在燕寢則天子亦然故有閣以庋

食也天子燕寢如諸侯路寢有左右房左右夾室諸侯燕寢東房西室唯有一房無左右夾室故閣但於房中設之此亦可證諸侯燕寢與天子異制也

又按庋食之制天子諸侯大夫同用閣士用坫閣與坫宜有異經云大夫七十而有閣則未七十者與士同用坫可知其設之天子於夾室諸侯大夫士於房中以經云公侯伯于房中五大夫士不言所在明與公侯伯同可知經云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注云大夫言於閣與天子同處謂大夫以上與天子同庋食於閣對士別為坫以庋食不得用

閣言之非謂亦於夾室也燕寢之制自諸侯以下皆無夾室孔正義云大夫旣卑無嫌故亦於夾室而閣三蓋誤釋注意爾雅釋宮無東西箱有室曰寢言寢制也廟寢加是則燕寢亦然

又按大夫燕寢無夾室而左傳豎牛寘饋于个而退杜氏云个東西箱者彼是疾病處正寢故有箱此內則所陳是每日燕食之制在燕寢故也

夫入門升自阼階立於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注入門者入側室之門也大夫以下見子就側室

疏知入側室之門也者上文云妻將生子居側室至此

三月之末未有妻出之文則知恒在側室此云夫入門謂入側室之門但側室在燕寢之旁亦南鄉故有阼階西階夫立于阼西嚮但卿大夫之室唯有東房妻抱子出自房者出東房當楣東面立與夫相對

按側室燕寢之一名與燕寢同制正義謂唯有東房甚是列女傳云子在內中內中卽室中是妻與子當居在室也妻居在室而云抱子出自房則知室與房有戶以相通矣由室至堂必自房而出則知室之南無戶以達於堂矣若謂妻本居在房則經當云妻抱

于出房不必云出自房出自云者正謂室與堂無戶以相通而出室必由房乃得至堂也（自由也）此足證一房者之室戶與左右房者異而鄭氏詩箋之說於經爲有據矣

玉藻君子之居恆當戶寢恆東首

按據下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則此所居爲燕寢明矣曲禮云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室中之位以奧爲尊爲人子者不主奧則父所居常在奧可知矣奧是室中西南隅凡居奧者必東面（儀禮每言席于奧東面）東面

而當戶則室之戶在東而達於房又可知矣然則居恒當戶者卽謂居恒在奧也注釋當戶爲鄉明鄉嚮圖考辨之云居室則戶當闔室有牖所以爲明非以戶爲明如開戶則有風寒豈可常當戶而坐乎檀弓孔子蚤作章因感兩楹間之夢有泰山梁木之歌既歌而入當戶而坐謂坐於堂而當戶爾日偶然如此記禮者因此遂謂君子之居恒當戶恐不然矣堂上以戶牖之間爲尊位當戶非尊室中以奧爲尊位如與弟子同坐豈長者當戶而弟子居奧乎無是理也

按江氏謂室中以奧爲尊位甚是而疑居恒當戸之說恐不然由未明燕寢之室戸在東而此經所居爲燕寢故也

又按經云寢恒東首與士昏禮異者昏禮寢于奧北止北止則南首彼是成昏之禮此是平日常居之禮故不同也旣夕記云寢東首于北墉下彼疾病居正寢亦云東首者葢居則主奧寢則東首無問正寢燕寢皆然此經爲燕寢之制燕寢室戸在東故以當戸明所居之在奧也

儀禮士昏禮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外注寢壻之室也

疏命士以上父子異宮自然別有寢

按昏禮六禮皆行於廟成昏則在寢注云寢壻之室

則此寢爲燕寢明矣

設洗于阼階東南

饌于房中醯醬二豆菹醢四豆兼巾之

尊于室中北墉下注墉牆也

尊于房戶之東注夫婦酌于內尊其餘酌於外尊尊于室中者爲內尊尊于房戶之東者爲外尊

按自上陳三鼎至此皆親迎之期壻家陳設器饌於

燕寢之事據經云尊于房戸之東足證燕寢爲東房西室之制而房之南無夾室明矣葢正寢有左右房堂之東西序外又有夾室故房戸逼近序內而房戸之東爲地無多燕寢唯有一房房在東室在西房之戸較左右房者爲近西而其南又無夾室故房戸之東得有餘地以設尊儀禮一經凡陳器物無有在房戸之東者惟此云尊於房戸之東亦足爲燕寢東房西室之明證也

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媵布席于

奧夫入于室卽席婦尊西南面媵御沃盥交〔注〕媵沃壻
盥于南洗御沃婦盥于北洗
按自此至媵侍于戶外呼則聞皆論成昏於燕寢之
事經云婦至主人揖婦以入者謂入大門也及寢門
揖入者謂燕寢之門也上云設洗于阼階東南此云
升自西階則燕寢有東西階矣注云御沃婦盥于北
洗據下記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所謂北洗則燕寢
亦房中半以北爲北堂矣詩焉得萱草言樹之背傳背北堂也此詩爲婦人思
其君子而作當卽指寢與之地
言之是燕寢有北堂之明證
經云夫入于室卽席

不言由房入室者省文猶之下經婦廟見盥于門外

婦執笲棗栗祝帥婦以入注入入室也由門外而入必先入

門乃入室經總言入者亦爲省文也

贊者徹尊冪舉者盥出除鼏舉鼎入陳于阼階南西面

北上匕俎從設

枇者逆退復位于門東北面西上

贊洗爵酌酳主人主人拜受贊戶內北面荅拜

贊洗爵酌于戶外尊入戶西北面奠爵拜皆荅拜

按上經云尊于房戶之東則此云戶外尊謂房戶也

下云入戶亦謂房戶不别言房者兼室戶在內謂先入房戶乃入室戶西北面奠爵上云贊戶內北面荅拜是室戶內

主人出婦復位疏直云主人出不云處所案下文云主人說服于房矣則此時亦東房矣

按主人出者謂從室出房故下直云主人說服於房明此時出在房也

乃徹于房中如設于室尊否

主人說服于房媵受婦說服于室御受

御衽于奧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

主人入親說婦之纓（注）入者從房還入室也疏知從房還入室者夫前出說服於房今言入明從房入室也

按據此注云入者從房還入室則是房與室有戶以相通而室之南無戶審矣或疑經云主人出者謂室向堂開戶從室出堂從堂而入于房主人入者亦謂從房出堂復由堂而還入于室然經何以但云主人出不云入房但云主人說服於房主人入不云出房入室儀禮經文最爲詳悉不應此節于房不記所入亦不記所出也惟燕寢之室向房開戶出卽在房故

經直云主人出主人說服于房而無入房之文直云
主人入卽知其由房入室而不必更著出房之節如
果室與房不相通而出必由堂而入房入必出房而
由堂以入室則經卽從略注必明之曰主人出者出
室而入于房主人入者從房出入于室何以但云從
房還入室也且以特牲少牢禮證之廟之制如正寢
有左右房房與室皆向堂開戸而不相通故特牲主
婦致爵主人在室其出也經曰主婦出反于房少牢
主婦獻尸在室經曰主婦洗于房中出酌入戸室西戸

面拜獻尸是出室必云反于房出房必云入室以此例之知經但云主人出主人說服于房主人入無出房入房之文爲室與房相通而室戶之外卽爲房明矣

燭出媵餕主人之餘御餕婦餘贊酌外尊酳之注外尊房戶外之東尊

媵侍於戶外

按此戶外當爲房戶外楊氏儀禮圖圖媵侍於房戶之外甚是葢燕寢之制東爲房西爲室堂上惟房有

戸室則無戸而有牖故戸牖之間亦爲正中若室向堂復有戸則必在牖之東而二戸一牖偏列不成制度矣詩七月云塞向墐戸下即云入此室處則爲燕寢之制無疑據毛傳云向北出牖也正義云爲寒之備不塞南窗是燕寢有南牖有北牖矣若正寢則有南牖無北牖別有向牖考一篇詳之　燕寢之室在旁開戸故于北復開一牖以取明經云尊于室中北墉下不云北牖下又似北唯有墉而無牖者以婦位在尊西南面設尊之處不正當中而偏於東故云北墉下也

又按或疑昏禮爲燕寢之制于經無據安知成昏非在正寢然經雖無文注已明言之矣下云夙興婦沐浴纚笄宵衣以俟見注云俟待也待見於舅姑寢門之外則此寢爲子之寢矣禮記昏義云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注云降者各還其燕寢婦見及饋饗於適寢按注但言婦見及饋饗在正寢則成昏在燕寢明矣蓋正寢以行禮燕寢以燕息成昏不當在正寢故知此經爲燕寢之制也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莊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

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

按此室即燕室說文云側旁也燕室不正向堂開戶而在旁開戶故云側戶是亦室戶在東之一證也據云拊楹而歌則燕寢堂上亦有楹也

尚書大傳古者后夫人將侍於君前息燭後舉燭至于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于君雞鳴太師奏雞鳴于階下夫人鳴佩玉于房中告去也

按古者進御之法皆在君之燕寢此云至于房中然後入御于君又云鳴佩玉于房中告去則燕寢之制

房與室有戶以相通而由房入室爲確不可易矣此諸侯之制若天子燕寢如諸侯之路寢有左右房房與室各向堂開戶而不相通傳云居夫人者蓋連文言之其實此傳所云專爲諸侯之制觀下言君及單言夫人可見蓋天子路寢爲五室之制燕寢爲左右房之制諸侯路寢既爲左右房燕寢當降於路寢故爲東房西室也

又按家墨莊承珙云漢書鼂錯傳家有一堂二內疑亦古人燕寢東房西室之制此說甚是蓋宮室之制

內爲房室外爲堂正寢則室與左右房而爲三燕寢則一房一室而爲二故云二內此傳雖是居民之制然亦可證古者東房西室之法至漢猶有存也

附考注疏東房西室誤說

儀禮大射儀宰胥薦脯醢由左房注左房東房也人君左右房疏以人君左右房故云左房對大夫士東房而已故云東房不言左以無右所對故也

公食大夫禮記宰夫筵出自東房注天子諸侯左右房疏天子諸侯左右房以其言東房對西房若大夫士直

有東房而已故直云在房也

〔禮記禮器〕君在阼夫人在房〔注〕天子諸侯有左右房〔疏〕以卿大夫以下唯有東房故鄉飲酒鄉射尊於房戶間賓主夾之無西房也知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者以士喪禮主婦髽於室在主人西喪大記君之喪婦人髽帶麻于房中亦當在男子之西故彼注亦云則西房也又顧命云天子有左右房此云夫人在房又云夫人東酌罍尊是西房也故云天子諸侯有左右房

〔喪大記〕婦人髽帶麻于房中〔注〕婦人之髽帶麻于房中

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疏案士喪禮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於房鄭注云釋髻髮宜於隱者是主人等括髮在東房士喪禮又云婦人髽于室以男子在房故婦人髽于室大夫士唯有東房故也此經兼明諸侯之禮有東西房男子既括髮于東房故知婦人髽及帶麻于西房云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者欲明經中房是西房也天子路寢制如明堂熊氏云左房則東南火室也右房則西南金室也諸侯路寢室在于中房在室之東西也

陳氏禮書云諸侯路寢與大夫士之室皆東西房士喪禮男子髻髮于房婦人髽于室喪大記主人即位于戶內婦人髽于房士禮婦人髽于室在男子之西則諸侯之禮婦人髽于房為西房矣士亦有西房而婦人不於此髽者尊卑之別然也鄉飲酒記云薦出自左房鄉射記曰出自東房與大射諸侯擇士之宮宰胥薦脯醢由左房其言相類葢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大夫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可知鄭氏曰大夫士無西房誤矣楊氏儀禮圖亦引其說謂鄭注未必然

李氏儀禮釋宮云按聘禮賓館于大夫士君使卿還玉于館賓退負右房則大夫亦有右房矣又鄉飲酒禮記薦出自左房少牢饋食禮主婦薦自東房亦有左房東房之稱當攷江氏增注云按堂後室居中左右有房上下之制宜皆同若東房西室則室戶牖偏西堂上設席行禮皆不得居中疑古制不如此左房無北墉有北堂北階異於右房故凡陳器服及婦人立位常在此經或省文單言房即知是東房非謂無西房右房也而經與記亦有言左房東房右房者則上下同制可知自天子降殺至士士亦左右房其室雖迫狹亦自足以行禮先儒東房西室之說由鄉飲酒義而誤

敖氏儀禮集說云聘禮賓退負右房而立記曰卿館

於大夫而此云負右房則大夫之家亦有左右房明矣

萬氏儀禮商云鄉射禮曰賓南面衆賓之席繼而西鄭謂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無右房若是則賓席攝前固當西北矣然而賓逼西序席西餘地無幾何能容衆賓之席陳用之云大夫士房室與諸侯同乃得其解矣

儀禮聘禮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退負右房而立疏大夫士直有東房西室天子諸侯左右房今不在大夫

廟於正客館故有右房也

儀禮商云余於鄉飲酒謂大夫士若無右房則賓坐西北已逼西序不容衆賓之席以爲必有西房玆于聘禮還玉賓升自西階受圭退負右房而立則明言有右房矣據此經云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于工商而曾子問有言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賈疏因謂此負右房或不在大夫廟而于正客館故有右房意若以舍于大夫則不當有右房也予謂古者之邦交不一所以待客者當必

非一處而古者上下之等威甚辨所以待國君與待
外臣者當必不從同卽令舍聘賓于公館亦必大夫
之館而非諸侯之館也在此經明言館于大夫乃因
有右房而指之爲諸侯之公館可乎且賓之去也釋
皮帛于館堂賓不致主人不拜果公館而有主人乎若公館當稱館人不得稱主人
按大夫士宗廟與正寢同制俱有右房聘禮經已有
明文鄭惟云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致滋孔賈之惑按天子宗廟路寢爲五室之制如明堂亦不得有左右房鄭注已自相違戾熊氏謂左房爲火室右房爲金室

非諸儒反覆辨論詳矣然東房西室之說鄭氏當有
所受必非古人無此制度而鄭氏意造爲說其注禮
時以解宗廟及正寢蓋出傳聞之誤未及審定至其
箋詩則固明以一房者爲燕寢之制證之內則士昏
禮諸經俱合鄭學至箋詩而大成惜孔穎達詩疏不
能申明其義後儒又徒知大夫士無右房之說爲非
而不知其爲燕寢之制於鄭氏詩箋亦弗深考也
尚書大傳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
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公侯七雉三分其

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二雉

伯子男五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爲一高東

房西房北堂各一雉士三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以一

爲高有室無房堂注廣縈閒相去也雉長三丈內堂東

西序之內也高穹高也今士禮有房此云無房堂也

按張氏惠言儀禮圖據此傳謂人君東西房皆有堂

大夫士西房爲室制有北壁故西房不得房名以此

爲東房西室所由誤又謂傳或當云士無右房堂鄭

不能定其脫字然此傳所言多與經不合又無大夫

之制則其爲殘闕無疑未可執此爲言西室者解也

廟寢考

周禮隸僕掌五寢之掃除糞洒之事注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唯祧無寢詩云寢廟繹繹相連貌也前曰廟後曰寢疏知周天子七廟惟祧無寢者此云五寢下云小寢大寢不言祧之有寢明二祧無寢也引詩云寢廟繹繹繹繹者欲見前廟後寢故云相連之貌也按爾雅釋宮云有東西廂曰廟無曰寢寢廟大況是同有廂無廂爲異耳必須寢者祭在廟薦在寢故立之按昭十八

年鄭災簡兵大蒐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者

彼廟不在宮中地隘故廟寢別處也賈氏聘禮記疏又云廟有寢者左傳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是其前曰廟後曰寢

按自天子至士皆有廟有寢廟在前寢在後廟所以象生人之有正寢也寢所以象生人之有燕寢也廟之制與正寢同則寢之制宜與燕寢同故因考燕寢而及之據鄭注以爲寢廟繹繹相連貌則寢與廟不別處明矣

祭祀修寢注於廟祭寢或有事焉月令凡新物先薦寢

廟疏薦只在寢不在廟連廟言之者欲見是廟之寢非生人之寢故也

大喪復於小寢大寢注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

禮記月令寢廟畢備注凡廟前曰廟後曰寢疏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處對廟爲卑故在後但廟制有東西廂有序牆寢制惟室而已故釋宮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是也

爾雅釋宮室有東西廂曰廟注夾室前堂

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注）但有大室按室今本譌爲寢依儀禮聘禮記疏引改正經文室與廂對廟與寢對寢是大名室是其中之細別據經云有室曰寢則作室爲是邢疏云但有大室者曰寢是邢氏所見注本亦作室字後人譌爲寢耳（疏）凡大室有東西廂夾室及前堂有序牆者曰廟但有大室者曰寢

按孔賈疏義引此經皆以寢爲廟之寢是廟寢無東西廂矣廟寢無東西廂則燕寢之制自諸侯以下亦無東西廂可知天子有左右達見內則但孔及邢又以寢無序牆恐未必然有廂者廂在序外無廂者序當近邊與後壁相接若無序牆恐不成制度也庠有箱序無箱而儀禮於射禮

每云東序西序及序端是無東西箱亦有序牆之證

左傳昭公十八年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疏其廟當在宅內以其居處狹隘故廟在道南寢在道北也寢即游吉所居宅也

按此傳當以孔疏之說爲是其寢其字指大叔言不指廟言李氏儀禮釋宮引此傳謂其寢廟之寢非也賈氏疏禮引以爲廟寢之證於是後人遂謂廟與寢中有道以隔之而廟寢之制紊矣此寢即爲廟寢亦是因地迫狹故於道北爲之未可爲典要也

庶人寢室考

儀禮聘禮記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注館者必於廟自官師以上有廟有寢工商則寢而已疏自士以上有廟者必有寢庶人在官者工商之等有寢者則無廟故祭法云庶士庶人無廟祭于寢是也

禮記王制庶人祭於寢注寢適寢也疏此庶人祭寢謂是庶人在官府史之屬及尋常庶人此祭謂薦物以其無廟故惟薦而已薦獻不可褻處故知適寢也

按士以上有適寢有下室庶人則未必有適寢但有下室而已以適寢所以行禮而禮不下庶人故也此

祭於寢當爲廟之寢士以上有廟有寢祭在廟薦在寢庶人則但爲寢以薦其先祭法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注凡鬼者薦而不祭庶士府史之屬其制與士廟後之寢當亦不殊但無廟爲異據聘禮記士館于工商工商之寢以館士則其爲廟之寢無疑葢亦在下室之東爲之與下室别爲門牆若適寢當卽在下室之前逼近內處出入必由于此恐非所以爲館客之地也

內則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疏以無側室妻在夫寢妻將生子故夫出避之

按士以上妻與夫異室庶人則或同居一室以七月
詩云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疑同在一室大車詩云穀則異室或指士以上言之故及月辰夫出避之羣室者蓋於
其室之前隨地所宜爲之不必有一定制度故謂之
羣室也

詩七月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
室處【傳】向北出牖也墐塗也庶人蓽戶【箋】云曰爲改歲
者歲終而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當避寒氣而入所
穹窒墐戶之室而居之【疏】爲寒之備不塞南窻故云北

出牖也

按庶人寢室之制經少明文據此經爲庶人之制則是室有牖有戶與士同矣上云蟋蟀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則是屋有宇其下當宇之處亦得宇名矣士喪禮宇西階上注宇梠也說文宇屋邊也宇是屋檐垂邊之處凡言宇者皆謂其地上當宇非謂在屋宇之上也此云在宇在戶而唐風云蟋蟀在堂則是庶人亦有堂矣丰詩云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正義云士禮受女於廟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於寢堂則是其寢亦有堂矣據禮器云士堂三尺以次差之庶人之堂

其一尺與丰正義又云人君之禮尊故於門設塾庶人不必有塾則是門之制與士以上異矣至士之室有房庶人則無文疑不能決也

又按庶人所居有室有廬室在邑中廬在田野詩云中田有廬其制或於檐下為壁壁間開門而不必有堂左傳所謂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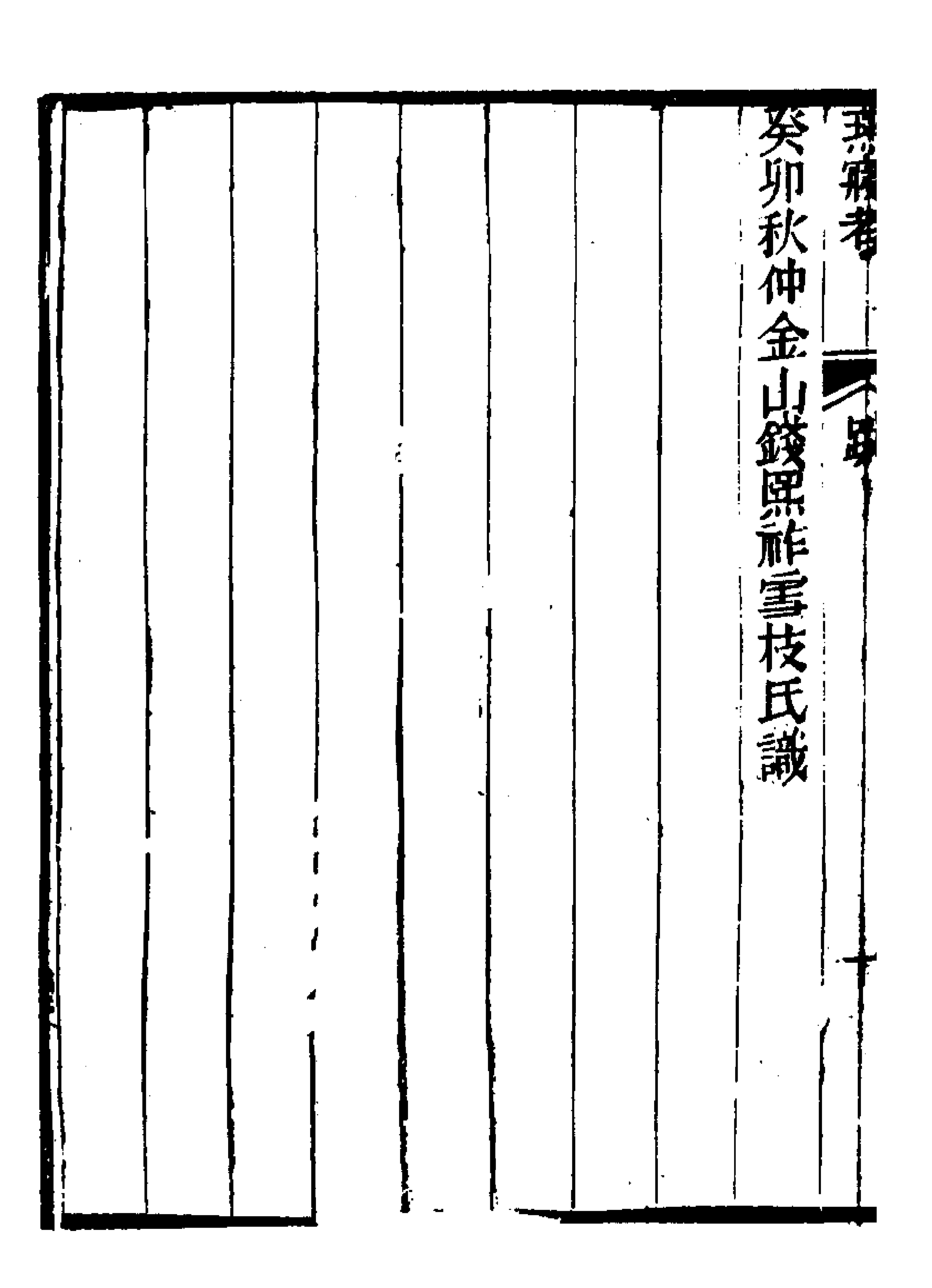
六校

皇清道光廿三年歲次癸卯金山錢熙祚錫之甫校梓

燕寢考跋

古今攷宮室之書往往略於燕寢績溪胡竹村先生据詩斯干箋得古燕寢之制鉤稽羣籍爲考三卷而以舊著東房西室疑問冠於卷首闡明古義可爲高密功臣矣儀徵相國督兩粵時嘗編入

皇清經解校者失檢誤分東房西室疑問別爲一卷又以其第一第二葉與原本第一卷之第一第二葉互錯致文義不接讀者芒然夏間先生以原稿及序目郵眎爲之一快因覆校付梓綴學之士庶識廬山眞面云爾



癸卯秋仲金山錢熙祚雪枝氏識